

《田水月山房北西厢》与《重订元本批点画意北西厢》之关系

张新建

《田水月山房北西厢》、《重订元本批点画意北西厢》是现存比较好的徐文长批评本。对于这两种版本的状况，明、清人都曾论及，然语焉未详。现代《西厢记》专家虽作了某些考订，但对这两种版本仍缺乏全面的研究。笔者在对徐文长本《西厢记》的考察中，将这两种版本详加比勘，发现田水月本和批点画意本是同一版式的徐文长题评本。现将比勘情况摘录如下，并略作分析。

两种版本的序言、题记

田水月本《西厢记》卷首有《自叙》二则。一为“世事莫不有本色，有相色……。”北京图书馆藏本佚失一面，从“此本中贱相色，贵本色”开始，署名“秦田水月”。印两方“文长”、“酬字堂”。此亦为徐文长在酬字堂居住期间评释《西厢记》之一证。又则，“余於是帙诸解并从碧筠斋本……。”署名“漱者”，有“天池山人”、“金云山人”印两方。

接下是署名“东海澹仙诸葛元声书于西厢之楼外楼”的序。序言共七百二十余字，不乏精当见解，且录一段：

今兹刻遍天下，品鹭之亦非一人。然率哺其糟，不咀其

华，爬其肤不抉其髓，甚有(以)礼法绳之，若李卓吾者。此何异浴室讥裸，梦中詈人也。大抵本来剧戏，总系情魔，种种色相寓言，亦亡是公乌有之例，而必欲援文切理，按疵索瘢，反失之矣。

上文言李卓吾以礼法绳《西厢记》，不知据何本。不过序者对待《西厢记》的态度还是可取的，评价徐文长批评《西厢记》的工作也较妥当。序云：

吾乡徐文长则不然。不艳其铺张绮丽，而务探其神情，即景绘真，宛若身处。故微辞隐语，发所未发者，多得之燕、赵俚谚、谑浪之中。吾故谓实甫遇文长，庶几乎千载一知音哉！钟伯牙援徽叩弦，何与山水，而子期一俯仰间，尽得其意响。故伯牙、钟子期知音，当代无两。若文长之批评《西厢》，颇类于是。

序者指出了徐文长批评《西厢记》的特点和成就，并高度赞扬王起侯刊刻徐文长批评本的功绩。田水月本《西厢记》正文之前还有《青藤道人题记》一篇，云“余所改抹悉依碧筠斋真正古本……”，署名“青藤道人”，有“文长”和“青藤道士”印两方。

《徐文长佚草》收徐文长的序和题记，顺序与田水月本不同。“世事莫不有本色，有相色……”，题为《西厢序》；“余于是帙诸解并从碧筠斋真正古本……”和“余所改抹悉依碧筠斋真正古本……”二则，题为《题评阅北西厢》。延阁主人刊本顺序同此。根据三则题语的内容这样分是妥当的。田水月本把“余所改抹悉依碧筠斋真正古本……”单列，不知据何本？

批点画意本有题语二则，一为“余于是帙诸解……”，一为“余所改抹……”，虽然字句多讹误，但内容上比田水月本统一，字体、款式与田水月本相同。

批点画意本卷首还有《会真记》原文，但《会真记》无批

语。田水月本无《会真记》。两种版本均无其他附录。

批点画意本的插图

批点画意本比田水月本多十幅插图。批点画意本在每折题目正名之后、第一套之前，有插图二幅。第四折佚失一幅，仅存一幅。每幅画题有联语一对，并作者署名和印章。如第一幅插图题云：

袖拂花枝笼玉笋 步移苔砌露金莲

万历辛亥冬日虚受斋漫笔 以中（印）

新安黄应光镌

以下的八幅插图分别署名以中、不易、停云、野王孙、闲月馆、虚受斋等，也许是同一作者的名、字、号、斋、室等名。插图中藏刻者姓名黄应光。虚受斋的题词是万历三十九年，批点画意本的成书大约就在这以后不久。署名黄应光镌刻的《西厢记》插图，最早见于虎林容与堂刊《李卓吾先生批评北西厢记》，其插图为无瑕模、黄应光镌，绛雪道人题款。黄应光大约是当时杭州书坊有名的雕刻家，刀法细腻，画面谨严。万历三十八年为容与堂刊本《西厢记》雕刻插图，次年又为虚受斋题款的插图上版。当然也可能批点画意本的刊者取容与堂刊本的插图，又由虚受斋新配题款。

王骥德的《新校注古本西厢记》刊于万历四十二年。其插图也是黄应光镌，但第一幅插图仅题“长洲钱谷叔宝写，吴江汝氏文淑摹”。未署刻者姓名，而插图中多藏“黄应光”三字。王骥德的新校本“凡例”云：

绘图似非大雅，旧本手出俗工，益憎面目。计他日此刻传布，必有循故事而附益之者。适友人吴郡毛生，出其内汝媛所临钱叔宝《绘真卷》索诗。余为书《代崔娘解嘲四绝》，既复以赋命，曰：千秋绝艳，盖其郡人周公瑕所题也，叔宝

今代名笔。汝媛摹手精绝，楚楚出蓝，足称闺阁佳事。漫重摹入梓，所谓未能免俗，聊复尔尔。

新校注本有插图二十一幅，批点画意本的九幅均见于此，只是无虚受斋的题款。笔者认为批点画意本和新校注本的插图都是钱叔宝绘制，大多是当时著名的雕刻家黄应光上版。但各本转刻，不一定是黄应光刻的原版。关于批点画意本和新校注本插图的先后还很难说，现在尚搞不清批点画意本第四折佚失的画是装订失去还是原缺。

两种版本的底本

田水月本、批点画意本均以碧筠斋本为底本，体制上基本遵守碧筠斋本的旧制。全剧分五折，每折四大套。题目正名署于每折之首，与碧筠斋本不同。二、三、四折的第四套结尾有〔络丝娘煞尾〕。全本总目之后有“蒲东萧寺景荒凉”诗，田水月本佚失后二句“惟有多情千古月，夜深依旧下西厢”，批点画意本完整。

徐渭还参考了朱石津本和当时的俗刻本。如第二折第二套“东阁初筵”的〔醉春风〕曲：“俺今日个东阁带烟开”，徐文长题评云：“‘带烟开’，言早早开门待客也”。徐文长舍碧筠斋本“东阁玳筵开”，从朱石津本作“带烟开”。第二折第一套“白马解围”，碧筠斋本无惠明唱〔赏花时〕二曲，田水月本和批点画意本都有〔赏花时〕二曲，题评云：“起二句凑，后亦凑，此二套古本无，但削后白多，恐去之觉冷淡了，姑存之。”徐文长虽然推崇碧筠斋本，但考虑到全剧的演出效果，只能舍古本而从俗本。

田水月本和批点画意本都是批注本，其中吸收了碧筠斋本的注释。如第一折第一套“佛殿奇逢”的〔么篇〕，徐文长题评云：“古法放出奴婢，等齐民为从良，‘我独写与’句，奴婢是贱人，张生欲红娘不为奴婢，写与从良，惜之至也。此中未免有得陇望蜀之意。”末句为碧筠斋本原注，前几句很难说也属碧筠斋本。

可以肯定田水月本和批点画意本在碧筠斋本注释的基础上，又作了大量的评释工作，可惜未能一一注出。

田水月本和批点画意本还参考了坊刊俗本的注释，题评中时而指出俗注、俗解的谬误。如第一折第一套“佛殿奇逢”的〔后庭花〕曲，题评云：“慢慢俄延，将到栊门，只得举步跨入。刚刚惟此一步，那得远些，其他步皆俄延而肯那远，非传心事而何？言心事于此可卜矣。多少妙趣，与俗解以脚踪回转者，不可同日而语。此皆极尽形容。”田水月本和批点画意本虽然参考其他坊刊俗本，对碧筠斋本的曲文和古注略作更易，但基本上没有脱离碧筠斋本。

两种版本的总目与出目

首先注意批点画意本总目与出目不一致的，是《暖红室汇刻西厢记》的辑者刘世珩。他在《题识》中将批点画意本的总目和出目，作了详细比勘。云：

徐文长虚受斋本亦作五折，分四套。第一折一套佛殿奇逢；二套僧房假寓，前目录作“假馆”；三套墙角联吟，目录作“花阴倡和”；四套斋坛闹会，前目录作“清醮目成”。第二折一套白马解围；二套东阁初筵；三套母氏停婚；四套琴心挑引。三折一套锦字传情；二套妆台窥简；三套乘夜逾墙，前目录作“逾垣”；四套倩红问病。第四折一套月下佳期；二套堂前巧辩；三套长亭送别；四套草桥惊梦，前目录作“惊夜”。第五折一套泥金报捷；二套尺素缄愁；三套郑恒求配，前目录作“诡谋求配”；四套衣锦荣归。

刘世珩的校勘基本上是对的，但与笔者所阅之批点画意本略有不同。（刘世珩所谓徐文长虚受斋本即批点画意本，因批点画意本的插图题款为“虚受斋”，故刘世珩误称。）而且批点画意本总目与出目的差异均源于田水月本。为比勘方便，作表对照如下：

折·套	批点画意本		田水月本	
	总目	出目	总目	出目
一折一套	佛殿奇逢	佛殿奇逢	佛殿奇逢	佛殿奇逢
二套	僧房假馆	僧房假寓	僧房假馆	僧房假寓
三套	花阴倡和	墙角联吟	花阴倡和	墙角联吟
四套	清醮目成	斋坛闹会	清醮目成	斋坛闹会
二折一套	白马解围	白马解围	白马解围	白马解围
二套	东阁初筵	东阁初筵	东阁初筵	东阁初筵
三套	母氏停婚	母氏停婚	母氏停婚	母氏停婚
四套	琴心挑引	琴心挑引	琴心挑引	琴心挑引
三折一套	锦字传情	佚	锦字传情	佚
二套	妆台窥简	妆台窥简	妆台窥简	妆台窥简
三套	乘夜逾垣	乘夜逾墙	乘夜逾垣	乘夜逾墙
四套	倩红问病	倩红问病	倩红问病	倩红问病
四折一套	月下佳期	月下佳期	月下佳期	月下佳期
二套	堂前巧辩	堂前巧辩	堂前巧辩	堂前巧辩
三套	长亭送别	长亭送别	长亭送别	长亭送别
四套	草桥惊夜	草桥惊梦	草桥惊夜	草桥惊梦
五折一套	泥金报捷	泥金捷报	泥金报捷	泥金捷报
二套	尺素缄愁	尺素缄愁	尺素缄愁	尺素缄愁
三套	詭谋求配	郑恒求配	詭谋求配	郑恒求配
四套	衣锦荣归	衣锦还乡	衣锦荣归	衣锦还乡

总目与出目不同共八套，两本完全一致。作为底本的碧筠斋本是否总目、出目也不同，现在还无从查考。不过象碧筠斋本这样的公认善本，当不应如此粗疏。两种版本的出目与徐士范本和容与堂刊李卓吾批评本相近，也许受到一定影响。第三折第一套

的出目两种版本均佚失，这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批点画意本使用了田水月本的原版。（如果不是使用原版的话，批点画意本在刊刻中当不会沿袭田水月本的错误。）刘世珩记第三折一套出目为“锦字传情”，第五折一套出目为“泥金报捷”，第四套出目为“衣锦荣归”，不知据何本。

田水月本卷一首署：

元大都王实甫编次

明于越徐文长批订

楔子：

张君瑞巧做东床婿，法本师住持南禅地。

老夫人开宴北堂春，崔莺莺待月西厢记。

第一折正名：

老夫人开春院，崔莺莺烧夜香。

小红娘传好事，张君瑞闹道场。

卷五首署：

元大都 关汉卿续次

明于越 徐文长批订

批点画意本卷一首署“元大都王实甫编、关汉卿续”，无“徐文长批订”字样；卷五仅首署“元大都关汉卿续”。题目、正名两本相同。批点画意本第一卷卷首题《重刻订正元本批点画意北西厢》，第二卷卷首却题为《刻徐长卿原本批点画意北西厢》，连题名都刻错了，校勘之粗疏可见一斑了。批点画意本名为“重刻订正”，其实对总目、出目、题名等方面没作什么订正。

两种版本的眉批与夹批

批点画意本使用的是田水月本的原板，对曲文没有作什么订正，但对田水月本的眉批则作了较多的更改。

田水月本眉批的主体是近似颜真卿体的行书部分，前二折眉批较多，后三折眉批相对少些。还有其他字体的数十则批语，草书为多，如第五折一套〔逍遥乐〕曲，眉批为“朝忘忧而上妆楼，所见如此又增其恼也”。几种字体好象也不是同时上板的，个别地方也有挖板的痕迹，其中草体字批语多见于王骥德的新校注本，很难确认为是徐文长的批语。批点画意本的刊者大概也发现了这个问题，认为田水月本的草体和其他字体的眉批不是出于徐文长的手笔，因此一律铲去，或挖版换上新批语。批点画意本的刊者依据什么资料订正田水月本的眉批尚不清楚，然而加上的新评语虽不无道理，终是识见不高，对《西厢记》也无甚精深研究和独到见解，现在尚无资料证明批点画意本的新批语属于徐文长。笔者认为被挖掉的田水月本评语不完全是伪徐文长评语，而批点画意本的新评语则可能是后人伪托的。下面略加比较。

第一折第一套〔胜葫芦〕曲，田水月本眉批云：“‘玉粳’，齿也。《曲江池》剧，‘玉粳牙休兜上野狐涎’。”这则评语是草体上版。并无挖版痕迹，可能与近似颜体的行书部分同时上版。王骥德的新校注本也有这则评语。原文照录：

玉粳，齿也。元杨显之《曲江池》剧，“玉粳牙休兜上野狐涎”。《雍熙乐府》散曲“樱桃微绽玉粳齿”。

两者语句相同，是王骥德吸收了徐渭的研究成果，还是后人把新校注本中的观点抽出来塞入田水月本中，现在尚难确定，不过笔者倒是倾向于后者。批点画意本挖掉了这则评语，换上新评语，云：“‘尽人调戏’，非是听人弄戏，正见大体不轻狂，如大方人无畏，作者描写其状也。”这则评语补版的痕迹十分明显。

“尽人调戏”，是〔元和令〕的曲词，眉批却在第七面〔胜葫芦〕曲的后半，而且前边已有眉批，“今崔既美而不轻狂，何以见之，下‘尽人调’三句是不轻狂处^{*}，别说俱不是，‘颠不刺’句起下‘可喜’句，可喜处于‘尽人调戏’三句见之。”后补的评语亦无新意，

反觉与这则评语重复，大约不是徐渭的原批。

第一折第一套〔么〕曲，田水月本眉批曰：“‘解舞’以下四句，形容略似伎人，与前‘颠不刺’数语相戾，且与前‘未语人前’数语，又自不类。”这则草体眉批与新校注本的徐渭附解，一字不差，可以确认为是徐文长的评语。批点画意本挖去了这则评语，补一段新评语：

莺莺今宵一夜无眠，定是翻来覆去。张生今晚定是千思万想，捣枕捶床。模写得妙，形容得深，心苗上功夫。

这段眉批在〔么〕与〔后庭花〕之间，与两曲的内容毫无联系。《西厢记》第一折二套〔二煞〕曲，“睡不着如翻掌，少呵有一万声长吁短叹，五千遍倒枕捶床”。徐文长评云：“‘一万声’二句猥俗，何孔目讥之良是。”徐文长决不会用他认为“猥俗”之语去评论莺莺、张生，可以肯定批点画意本的这段补评决非出于徐文长之手。

田水月本第一折第一套〔赚煞〕曲有“恨惹情牵”句，“恨”字上有□符号，为古本多字，上有眉批云：“□□似意惹胜。”这句话大意亦见于新校注本，云：“‘意惹情牵’，古本作‘恨惹’，似‘意’字胜。”批点画意本挖去了这句话，换上新批云：“临去秋波一转，乃西厢一部之衅端，一部之提要，一部之纲领，一部之关键，一部之游丝”。〔赚煞〕曲“临去秋波一转”句旁，已有夹批“此一部西厢关窍。”新批数句，不出此意。

田水月本的草体眉批数十则，仅有一则可以确认为是徐文长的题评，其余多与王骥德《新校注古本西厢记》评语相同或相近。何者属王骥德，何者属徐文长，还很难分辨。批点画意本的刊者并没有找到田水月本草体批语的出处，也没有参照有关版本深入校勘，结果把一则明明属于徐文长的题评也删掉了。批点画意本补上的新评语，与曲文配置不当，个别有与原眉批重复之处。内容上也无甚新意，与现在可以确认的徐文长题评没有什么

联系，因而不能确认批点画意本的后补评语是出于徐文长之手。

田水月本和批点画意本都有许多夹批，这些夹批或数字，或一句，画龙点睛，品评《西厢记》的艺术成就和不足，是指导阅读的“路标”。如第一折一套〔寄生草〕曲，夹批云：“此皆状其闺中之景。”夹批与符号互相补充，相得益彰。田水月本主要是近似于颜体的行书上版，与徐文长题评的观点、提法很相近。尚有其他字体，小字夹批数十处，不象徐文长的原批。批点画意本将小字夹批统统铲去，只保留了与眉批主体字体相同的大字夹批，不无道理。

田水月本和批点画意本是现存徐文长本《西厢记》中较好的版本。两本均以碧筠斋本为底本；又参考了其他版本，作了较多的改订、注释、题评工作。我们已经初步了解了碧筠斋本曲文、注释的原貌，如果将田水月本和批点画意本中属于碧筠斋本改定的曲文和注释删去，再删除根据现有资料可以证明是非徐文长改订、注释、题评的部分，如批点画意本的挖版后补评语、田水月本的草体和其他字体的评语中非徐评部分，剩下的部分基本可以说是接近于准确的徐文长改订、注释、题评《西厢记》。

作者工作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

